

曾國藩全集

啓功題



卷十三

日記三

◎清 曾國藩 著

曾國藩全集

卷十三 日記三

北京出版社

曾國藩全集 卷十三 日記三

同治元年

正月

初三日

是日擬赴黃陂夾爲雪琴賀年。早飯後，雪琴來面訂，渠即先歸。余約少荃、申夫、眉生同去。辰正起行，至東門外，積雪甚厚，無路可行，轎夫苦之。行五里許，即有大堤，堤上雪爲風掃去，易於行，走二十里至黃陂夾。雪琴款接殷勤，供張甚盛。未初中飯。飯後，雪琴與申夫、少荃等出外拜各營官，余在家少睡，與眉生鬯叙。傍夕與雪琴諸人談，夜亦鬯談。二更後閱《古文·奏議類》。睡後，左腿爬破，痛甚，徹夜不甚成寐。

初九日

早飯後核改一摺二片，又自作近日軍情片稿一件。見客五次。午正至李眉生處小坐。與程穎芝圍棋一局，又觀程與柯竹泉圍棋一局，中飯，請程柯二君及楊樸庵、吳纘先、洪琴西便飯，申初散。寫對聯、掛屏七件。李芋仙來久談。傍夕接廷寄三件、諭

旨一件，知彭雪琴開皖撫缺，以兵部侍郎候補，希庵調皖撫，嚴渭春調鄂撫，鄭元善陞河南撫。夜改摺稿一件，二更畢。清理文件，至三更止，尚未完畢。睡後，久不成寐，四更略成寐，五更復醒。

十一日

辰起作惡，急欲嘔吐，強忍得止，因不食早飯，亦不治事。飯後，季弟歸去。繞室散步逍遙。辰正至眉生處一談，與小泉圍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，見客四次，寫郭筠仙、意誠信。中飯喫素飯，全不喫菜，幸不果嘔。飯後散步良久。申刻清理文件，至傍夕尚未畢。燈後，寫零字數十。旋批江西布政詳停止攤捐一案，頭緒繁多，悉心研核，至三更批畢。余欲力戒州縣不可取民財，須令州縣有爲善之樂，故必盡革攤捐之款，使州縣曠然無累，而後可與之更新。此案到已一月，遲回審慎，今始批定。

十四日

早飯後見客三次。清理文件，寫家信，沅甫一件、紀澤一件。澤兒寄會合詩一首來，頗有意境，因批圈寄回。信中屬其熟讀魏晉六朝中曹、阮、陶、謝、鮑、謝六家暨唐宋金朝李、杜、韓、白、蘇、黃、陸、元八家之詩。與柯小泉圍棋一局。中飯後寫季弟信

一，又寫希庵信一。見客一次，與少荃等談。清理文件。酉正，任祖父自京回，閱京報四十四本，多新政，頗慰人望。又至少荃、尚齋處鬯談。夜清理文件至二更二點止，溫杜詩數十首，三點睡，頗成寐。五更後醒，不復成寐矣。

十七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辰正至李眉生處鬯談。已初接奉諭旨九道、廷寄一件。余以正月初一蒙恩，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。沅弟以正月初四日蒙恩，補授浙江按察使。無功無能，忝竊至此，實深慚懼。道喜之客甚多，直至未初，應酬粗畢。中飯後出城送周苻農之行，旋至東門看新葺之敬敷書院，酉初歸寓。清理文件。傍夕與李眉生、方子白鬯談。夜清理文件，至三更止。睡不甚成寐。日內盼望上海信息殷憂迫切，不知何以久無確音。

廿一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至眉生處，與筱泉圍棋，尚未終局，接周弢甫信，買洋船一隻，灣泊城下，欲余登船閱看定奪。其價已議定五萬五千金。一委員朱筱山別駕押坐來皖，因與朱同登舟一看，無一物不工致。其用火激水轉輪之處，倉卒不能得其要領。

少荃、申夫、眉生等亦均往閱看。午初歸，倦甚，小睡。未初請客，潘馥、劉傳祺等便飯，申初三刻散去。摺弁楊龍章自京師回，查閱京信。清理文件。與眉生、小泉等鬯談一次，又與尚齋論徽州平糶米一次。夜清理文件，至二更三點粗畢，而連日所到地方公牘，多未打到。睡頗能成寐。

廿五日

早飯後見客三次，衙門期也。首府陳心泉，惡其失信，未與相見。旋至眉生處小叙。陳虎臣、洪琴西、錢調甫、楊樸庵等四次會晤，皆叙談良久，已未初矣。請劉養素、蔣蕓卿等便飯，申正散。倦甚，不能作事，復至眉生處。天氣北風嚴寒。夜清理文件，寫零字甚多。閱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，通共章程五條，不甚了了。清理文件。溫元遺山詩。三更睡，頗能成寐。陳妾日內患病，本日服藥略愈。

二月

初一日

早間，各文武賀朔，至巳正方畢。與柯筱泉圍棋一局。蔣蕓卿搬入公館。少荃來，鬯叙一切。午正因說話太多，倦甚。清理文件，清理文件（衍清理文件）。午飯後，

又見客三次。寓內修葺東北廳屋三間，余簽押房將移於此，頻往看視，亦因神怠不能治事，故聊爾消搖也。責任艱大，才智不稱，精力日疲，可憂之至。夜清理文件。季弟信，言收降卒三千，請立大營，躊躇久之，不敢定計。公牘中所刻余官銜，字數太多，因刪去十四字，令其另刻。戲題一絕云：『官兒盡大有何榮？字數太多看不清。刪去幾條重刻過，留將他日寫銘旌。』溫韓詩十餘首。二更三點睡，酣眠至五更方醒，美睡也。

初六日

早飯後拜發題本，即登極賀表也。旋清理文件，寫周子佩信一封，派曹恒德進京。接奉廷寄一件、諭旨二件，即昨日應接之批摺，乃知軍機處分作兩日發還矣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見客三次。清理文件。中飯後接張勝祿稟，言望城岡地太敞，河太窄，不便紮營。聞劉連捷已於初四日拔營，心以爲憂，因手批止之，不知趕得及否，焦灼之至，恐沅弟將到未到之際而營中疏失也。清理文件，皆地方事，連日積壓未畫到者，至二更三點止，尚未完畢。夜寫季弟信一件。是日已刻核改謝恩摺二件。

初七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右脚偶爾疼痛，屈伸不能自由。至李眉生處久坐。旋見客四

次。陳慶長係江蘇候補知府，由浙江省城賊中逃出來，談最久。寫左季高信一件。中飯後，聞左左〔衍一左字〕調張樺園軍，分二千人紮馬金街，心以爲慮。又寫張凱章信一件。洪琴西來久坐。至眉生處久坐，與筱泉圍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。夜復清理良久，至二更畢。接奉廷寄一件，催沅甫弟赴上海。睡甚能成寐。上牀至四更方醒，五更又酣寢矣。老境中忽多美睡，豈頑健耶？抑昏惰耶？

十三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習字一紙。與柯小泉圍棋一局。見客五次。閱《文獻通考·兵考》一卷。雪琴來久談，未初來，申初去。希庵來鬯談。申正，雪琴復來，共談至一更四點始散。清理文件，溫蘇詩數首。本日渴睡殊甚，午正昏昏睡去，二更復思睡，倒牀乃不甚成寐。前日寫一扁，本日懸掛，乃甚不稱意，蓋三字中，兩字作豎勢，一字作橫勢，不能自成一律也。因悟作字之道，全以筆陣爲主，若直以取勢，橫以出力，當少勝矣。

十四日

早飯後寫家信一件、官中堂信一件。旋出門拜客，至希庵處久坐，又至馬學使、李

少荃處，至谷米局看湖北協濟之谷，每石掀簸，得八斗八七升不等，午正歸。見客二次。中飯後，與筱泉圍棋一局，清理文件。申刻寫對聯十餘付。傍夕，陳作梅來談，至二更方散。寫袁午橋信一件，約八百字。三更睡，不甚成寐。日內應復之信，經幕友具稿者，久未核定，廢閣甚多，殊以爲愧。

十九日

早飯後，江蘇委員厲學潮來，解餉八萬兩。少荃啓行之途費有着，快慰之至。旋見客六次。清理文件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午初，九弟來鬯談，至燈後方散。清理文件，二更四點尚未完畢。睡頗成寐。是日，風大作寒，俗所謂觀音暴者。莫子偲自大通歸，贈余以武英殿聚珍板《水經注》一部，亦余所購求而不得者。

廿三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與柯小泉圍棋一局。見客三次，內見隋觀察時，詞色太厲，令人難堪，退而悔之。寫左季高信一件，閱《文獻通考》。渴睡殊甚。已正三刻，希庵來久談，午正沅弟來，兩人皆作竟日之談，希庵至傍晚方去，沅弟至二更方去。沅弟極服眉生卓識邁倫，余平日見其大雅不群，亦料其必有過人之識，特未深談耳。清理文

件。說話太多，疲倦殊甚，治事片刻，已不耐煩矣。城門人來，誤傳陳湜、蕭孚泗皆來，余以其爲前敵統領，恐其因敗潰而到此，寸心怦怦不寧。後聞其派哨官來此，驚疑始定。

廿五日

早飯後，堂期見客二次。旋清理文件。見客五次，張仲遠、彭杏南坐最久，與柯小泉圍棋一局。中飯後清理文件，因積壓太多，稍一廓清，尚未完畢。徐毅甫來久談。希庵於酉正來，二更後始去，所言多正論。旋又清釐文件少許。四點睡，又得酣寢。累年不能成寐之病，今春忽得痊愈，連宵多得美睡，殊不可解，豈俗所謂時好運好、百病皆除耶？抑憂勤變爲逸豫，清明變爲昏濁，爲衰耗之征耶？

廿九日

早飯，與希庵及江蘇紳士錢鼎銘、潘馥、委員厲學潮同飯。飯後，自雪琴處歸，已刻到家。與幕友程尚齋、柯小泉等鬯談。旋圍棋一局。少荃來，與之言江蘇官紳殷殷請援之意，有甚於蹈水火者之求救。其雇洋船來接官兵，用銀至十八萬之多，萬不可辜其望，拂其情，決計由水路東下，徑赴上海。旋見客四次，張仲遠坐頗久。未刻請少

荃便飯，作梅與其弟繼苓、幼苓陪之。飯後，見客二次，洪琴西談頗久。本日因喫菜略多，疲困殊甚，腹脹不止，將兩日公事略一翻閱，不能清理。閱何子貞《峨眉瓦屋游詩草》。傍夕，希庵來，少荃亦來，談及少荃所部諸將優劣，一更四點散。余倦甚，不能治事。又閱何子貞詩畢。閱魏默深所著《道德經注》。二更三點睡，甚能成寐。

三月

初三日

早飯後，清理文件。旋見客四次，與柯小泉圍棋一局，與眉生等久談，寫對聯二付。又見客二次。寫沅、季信，并地圖專人送去。中飯後清理文件，有厘金局詳文二件，到已月餘，親批發之。見客二次。洋船之來接少荃一軍者，本日又到二隻。湯壽銘來解鹽院衙門公費銀萬五千兩，余擬以一萬協濟袁午帥。何根雲制軍信來，并附寄親供。一朝迷誤，萬事瓦裂，亦可憫也。清理文卷積閣之件，至傍夕粗畢。夜打到數十件。溫《項羽本紀》，二更四點畢。是日思爲督撫之道，即與師道無異。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，即與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『誨人不倦』也；其廣咨忠益，以身作則，即取人爲善之意，孔子所謂『爲之不厭』也。爲將帥者之於偏裨亦如此，爲父兄者之於子弟亦

如此，爲帝王者之於臣工亦如此，皆以君道而兼師道，故曰『作之君，作之師』，又曰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』，皆此義爾。

初九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與筱泉圍棋一局。習字一紙。見客四次，潘鼎新談較久。閱叢書《今世說》、《宋四六話》。中飯後，添李輔堂信三頁，閱叢書《中廣名將傳》。見客二次，楊利叔、張仲遠談最久。復雪琴信，清理文件。夜清理各咨札稿，溫《項羽本紀》、《蕭相國世家》。渴睡殊甚。睡後，竟夕不醒。是夕聞潁州解圍，歡慰無已。從此，安徽吏治軍政漸可統於一尊，不至兩路梗塞，政出多門矣。本年春晴已久，昨今兩日，風雨嚴寒，本日雨尤大，不知少荃一軍附洋船赴上海者，途次平安否？

十六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見客六次，與筱泉圍棋一局，寫摺扇一柄。接少荃上海來信，知渠於初十日到上海；滬上中外各軍，於初六、七日，大獲勝仗，爲之少慰。溫《古文·傳誌類》、《楚元王世家》、《梁孝王世家》、《五宗世家》，中飯後，未正溫畢。見客二次，寫左季高信一件，寫對聯十餘付，倦甚。傍夕，至眉生處一談，萬簾軒、勒少仲在

坐。夜清理文件，二更三點畢。渴睡殊甚，三、四更成寐，五更仍醒。

十八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見客二次。與柯小泉圍棋一局。核改信稿十餘件，習字一紙。洪琴西來，久坐時許，戲言余有撲面相法，謂初次一見，即略知其人之梗概也。中飯後見客三次，子序談最久。又與子序圍棋一局，申末去。寫對聯十付。纂一聯贈方存之云：『斂氣乃宏才學識，高文待續方劉姚。』傍夕高吟山谷七律。夜清理文件，二更三點畢。昨數日疲倦殊甚，昨夜服歸脾湯一帖，本日神氣較正，然則藥物不可盡信，亦不可盡不信也。

廿五日

早起，至萬壽宮行禮，是日爲今上萬壽聖誕也。卯正歸寓。飯後見客三次，旋又見客二次，吳竹莊自上海回，與之久談。竹莊十四日自皖赴滬，昨日歸來，去來各僅二日，在滬尚住六七日，甚矣，洋船之神速也！與筱泉圍棋一局。清理文件，頗形困倦。聞石埭克復，下半日又聞太平克復。寫季弟信一件。與鄧守之、洪琴西、方存之等談。倦甚，不能作事，因寫對聯八付以寄興。午刻習字一紙。傍夕小睡。夜清理文件，二

更畢。溫杜公五律，倦甚，豈以昨二日用心稍過之故耶？

廿七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見客二次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接信，聞和州克復。與眉生等鬯談。寫沅甫信一件、季洪信一件。中飯，請程鉅廷曙、吳炳昆、李朝斌便飯，申初三刻畢，倦甚。略清文件，習字一紙。楊畏齋來久談，傍夕方去。接信，知趙景賢守湖州，三月三日尚堅守無恙，可欽可憐，愧不能速派勁旅往救，繞室傍皇，不知所以爲計。夜清理文件，二更四點畢。

四月

初二日

黎明飯後，點熊字、恒字二營之名，至辰正畢。清理文件，見客三次，黃翼升坐頗久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旋清理文件。倦甚，小睡片刻。中飯後見客四次，吳子序坐最久，與之圍棋一局。申正後寫對聯六付。因讀李太白、杜子美各六篇，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，乃能漸入證果，若一向由靈妙處着意，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。酉正清理文件。傍夕至眉生處一叙。夜改克復巢、和、含山摺稿一件。二更後溫李

詩，二點清理文件，四點畢。三更睡，倦極。是日晡時，寫沅弟信一。夜寫希庵信一。

初六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出西門觀楊占彪、陽華坤兩營操演。其收隊之法，係學多將軍隆阿者，極爲穩快。其法仍用四方陣，面均向外。前者向敵，且戰且退；後者面向歸路，防賊抄尾；左者排列槍砲，防賊包左；右者排列槍砲，防賊抄右；收歸者皆在方陣之中空處行走。如左前隅之第一排，打槍甫畢，即縮入中空處走歸；左後隅之末排站隊，左前隅第二排打槍畢，又縮入中空處走歸；左後隅之末排站隊，第三排亦然，第四五等排亦然，右前隅之一、二、三、四等排亦然。行走一二十里始終有四方陣，排列不亂，實收隊時，萬全無弊之良法也。

已正歸，與筱泉圍棋一局。子序來久談，午正去。小睡片刻。中飯後寫沅弟信，又寫袁午橋密信，清理文件。至眉生處鬯談。旋寫對聯七付。傍夕小睡。夜清理文件，溫太白七古。睡甚成寐。是日接廷寄一件。

初十日

早飯後接見司道。旋出城看熊字營操演，已刻歸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習字一紙，

寫希庵信，未畢。約陳湜、潘鴻燾來喫便飯，未正散。將希庵信寫畢。摺差曾恒德自京歸來，閱京信及各報本。清理文件。接少荃上海來信，言夷務事頗詳。旋閱護軍抬槍、小槍兩隊將發往熊字營爲教師者。酉初寫扁字及對聯，再閱京報，略知近事。傍晚，眉生來久談。夜清理文件，至二更三點畢。

本日見許仙屏與沅弟信中多見到語，如云爲治首務愛民，愛民必先察吏，察吏要在知人，知人必慎於聽言。魏叔子以孟子所言『仁術』，『術』字最有道理。愛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，即『術』字之的解也。又言蹈道則爲君子，違之則爲小人。觀人當就行事上勘察，不在虛聲與言論；當以精己識爲先，訪人言爲後。皆閱歷有得之語。

十三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與柯小泉圍棋一局，見客五次，寫幼丹信一件、季高一件，閱馮焯詩稿。焯，代州人，字稚華。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，六世祖雍玉以進士官至同知，五世祖光裕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，四世祖祁官編修，曾祖均弼以舉人蔭生，官至湖北按察使，祖歲以舉人官浙江知縣。焯爲潛山縣天堂巡檢，又署屯溪巡檢。刻詩四卷，清穩不俗。昨和余詩八首，今日問之程伯敷，始知其人。因取其詩披閱數十

首，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，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。午正睡半時許。中飯後清理文件，習字一紙。申刻與琴西少談。旋溫《霍光傳》，至二更畢。核改摺稿二件、片稿一件，清理文件。三更睡，甚能成寐。

細思爲政之道，得人、治事二者并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，曰廣收、慎用、勤教、嚴繩。治事不外四端，曰經分、綸合、詳思、約守。操斯八術以往，其無所失矣。

十七日

早飯後清理文件。旋見客四次，周弢甫、鄧彌之坐最久。與筱泉圍棋一局。寫李希庵信，未畢。午刻小睡。中飯後將希信寫畢，旋趙惠甫來久坐。接家信，澄弟一件、澤兒一件，寄有《耐庵文存》，係賀耦庚先生所著，略一翻閱。清理文件，習字一紙。

定城內城外發賑章程。因冒濫者多，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，後此斷難爲繼，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。十九日察看真正饑民，給與一票，廿二日持票領米。廿二日再加察看，給廿五日之米票，廿五日再加甄別，給廿八日之米票。每三日一發，上次給下次之票，庶漸漸免於冒濫。又定告示一紙，發京信十餘件，皆同鄉復信。夜清理文件，倦甚。溫杜詩五律。接希庵信，知廬州於十五日克復。二更三點睡。